



最棒 ■徐人杰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我和我的祖国

■张佳文

我出生于1979年。我呱呱坠地的那一年,年轻的共和国恰好三十而立。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物质生活还非常贫乏。课本上也写得明明白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点那时候的人不仅读书时背得滚瓜烂熟,自己也是亲身经历,感同身受。街上的商店很少,买米什么的还要凭粮票去粮油店。有时候家里粮票有多余的,母亲还拿去和小贩换一些塑料面盆等生活用品。

那些年家里还没有电视机,每次晚饭后,父母常带着我和姐一家四口人一起去街上散步。至今还记得有家商店橱窗里有一种巧克力出售,包装精美,很大的一块,标价整整十元。那时候父母的工资也不过几十元,纸币最大的面值也就十元一张的“大团结”。这个价格真是可望而不可及。不过每次和父母散步经过这家商店,我总要隔着玻璃橱窗看一眼,这样也觉得大饱眼福,幻想着将来一定买一块尝尝味道。

小时候住在大院里,有人家里不知道哪里弄来了录像机,晚上有时候在大院里放录像。那时候录像机可是很稀奇的玩意,街坊邻居老老少少大家都搬着板凳围坐在一起,就像看露天电影一样,很是热闹。那种气氛,就有点像鲁迅《社戏》里面描写的那样令人回味。还记得有次上课老师对我们说,将来我们的国家发展了,我们的生活都会好起来,家家都有大彩色电视机挂在墙上,像看电影一样。老师声情并茂的描述听得我们这些小孩子激动不已,盼望着这样的幸福日子快点到来。

到了1989年,共和国四十大庆时,我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家里已经添置了电视机,但是还只是14寸黑白的,拖着两根长长的天线,可看的频道和节目都很少。我记得国庆节那天,晚上市中心的广场有国庆烟花表演。晚饭后,大家纷纷走出家门,从四面八方广场走去,人山人海,好不热闹。我记得父亲把我高高地驮在肩上,我们一家人跟着人群一起走向广场。夜晚的礼花五彩缤纷,绚丽多姿,照亮了夜空,也照亮了人们的面庞,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

氛,那真是一个幸福难忘的夜晚。

二十年后的2009年,也是在国庆节期间,父亲因病溘然长逝。我接到噩耗,从北京匆匆赶回家里料理父亲的后事。记得那时是祖国的六十大庆,晚上窗外节日的烟花在远处明灭闪耀。我在房间里守着父亲的遗像,想到当年国庆节父亲陪我一起看烟花,骑车带着我环湖回家,一起看电视台必播的电影《开国大典》……往事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一切都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日,令人唏嘘不已,恍然泪下。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现如今,父亲已经离开十年了,我已是四十不惑,共和国也迎来了她的七十华诞。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像春天的花蕾绽放出动人的姿态。当年的稀罕物件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人们的生活也早已超出了当年的想象。

文苑投稿邮箱:
zfk@vptimes.cn.欢迎投稿

岁月悠悠

迷路风雪夜

■姜德福文

在东北农村,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竖着一根长长的竹竿或木杆,每到春节或者遇到喜庆的日子,都会在上面挂上一个或一串红灯笼,里面装上点亮的灯泡或蜡烛,搞得十分红火。有的人家把几根杆子连接起来高高地竖起,就是跑出一二十里地外,也能从大老远看到自家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过去我一直认为农村张灯结彩,无非就是为了图个热闹,增加一点节日喜庆的气氛。直至我在经历了一次风雪夜的迷路之后,才对那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有了新的感受。

上世纪60年代末期,我在东北的一个机场服役。记得在1968年的春天,场站奉上级命令,组成一个有10多个官兵参加的工作组,开赴农村“三支两军”。我是其中的一员,在那一年的初春季节,毛泽东主席以个人的名义,给全国的贫下中农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号召贫下中农不要误了农时,把种子播下去,到秋季才能有好收成。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宣传这封信的精神,务必让农民家喻户晓,贯彻落实,千万不能耽误了春耕生产。

我们这个工作组被分配到了离县城比较远的大榆树公社。这公社有10多个生产大队,人员分散下去,几乎是一个人承包了一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下面还有五六个或八九个数目不等的生产小队。我被分配到一个名叫南崴子的生产大队,下面的七个生产小队以自然村为单位,稀稀拉拉地散落在广袤的松辽平原上。村与村之间相距都有好几里地,整个大队方圆有几十里地,总共有200多户农家。

我在大队部所在的一个村里住下,轮流派饭,一家一周,在谁家吃就把包包背到谁家住。老百

姓吃什么就吃什么,晚上就睡在老百姓的大炕上,挨着年长的老汉睡在炕头上。白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冬天的活儿不多,主要是“刨茬子”(刨收割完玉米后留在地里的根茬)和赶着马车往地里送粪。晚上就挨家挨户到农民家里去宣传毛主席写给贫下中农的信。虽然公社把信油印了,每家发一份,但有的农民不识字,我们必须读给他听,还要做一点宣讲。这就是我们在支农期间实行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的“四同”。

有些生产小队的干部很聪明,到了晚上他们挨家挨户通知农民到小队部集合,说解放军捎来了毛主席给大伙的信,要读给大家听。农民对毛主席的感情很深厚,都想听听毛主席是怎么说的,所以到得比较齐。东北农村的小队部一般都设在马厩里,外面一间大屋圈几头马,里面有一间小屋是给饲养员住的,有什么会议都在这小屋里开。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一字一句地读着毛主席的信,中间穿插点我自己的理解向农民宣讲。会场氛围还是蛮热闹的,群众听得也很认真。就是屋子里弥漫着的农民抽的那种自己卷的土烟味和夹杂着的阵阵马粪味十分刺鼻。

宣讲工作进展得还算顺利,有些没有到会的群众,我就上门去宣讲,做到一个不落。连续宣讲十来天后,最后就剩下一个小孤家子生产队没有宣讲了。小孤家子生产队离大队都比较远,只有十来户人家,我安排在最后讲。

农村的冬天晚饭比较早,一般下午四点左右就吃完了。这天我在贫农李大爷家吃过晚饭后,向他打招呼,告诉他今天晚上去小孤家子宣讲,路途比较远,可能回来要晚一些。老李是大队的仓库保管员,50多岁了,老伴有病早就去世了,给他留下一个哑巴女儿叫小

翠。小翠很聪明,地里活家里活都能干,只可惜因为是哑巴,20多岁了还没找到婆家。父女俩相依为命,日子倒也过得去。小翠见我要出门,冲着我哇哇直叫。我看出她的焦急,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老李笑着对我说:“小翠的意思是外面正刮着风下着雪,叫你不要出去了。”我对着小翠说谢谢,同时告诉老李,这点小风雪不碍事,已经和小孤家子约好了,不去群众会等着的。

就这样,我冒着刚开始下的零星小雪花,十多里地的路程没有当回事,在天将黑时赶到了小孤家子。如我所预料的那样,群众也冒着风雪陆陆续续地到小队部听课来了。我按照在其他生产队的惯例,给大家读完了信,做了一点要抓紧春耕生产的动员和宣讲,会就结束了。就在我离开小孤家子往回走,往大队部方向赶的时候,雪越下越大,已由开始时的小雪花变成了鹅毛大雪,飘飘洒洒地塞满了整个世界。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除了风的呼叫声,四周一片寂静。积雪没过脚踝子,大地一片雪白,也不知道哪是路哪是田野了,渐渐地连东南西北也分不清了。

正当我迷失了方向,漫无目标地凭着想象中的大队部方向,在北风呼啸的雪夜中,在漆黑一团旷野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着艰难前行。突然,我模模糊糊地依稀看到前方的空中突然亮起一团红色的灯光,灯光在风雪中不断摇曳着、跳动着。开始我以为是幻觉,后来醒悟过来,这不是在为我指引方向嘛!我激动不已,向着红灯升起的方向一直走去,一直走进了我当晚住宿的李大爷家的院子里。门口站着老李父女俩,在风雪中一直在等我。老李对我说:“怕你找不到家,升起了红灯笼”。军人轻易不掉泪,听完李大爷的话,我的热泪直在眼眶里转。

世相百态

缝纫机传深情

■周建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与妻子还是一对恋人,见她穿着自己裁剪制作、款式时尚的衣服,打心眼里佩服她心灵手巧。她告诉我,10岁那年家里买了台缝纫机,父亲时常到布店购买便宜的打折零头布,回家自制衣裤,既经济又实惠。从小耳闻目染,她15岁时就开始学做衣裤,先是到布店买了做衣裤的纸样,铺在需裁剪的布上,用划粉依样画葫芦后裁剪,后来熟练了,看着裁剪书上的尺寸,直接用划粉在布上划线后裁剪,踏着缝纫机制作完成了不少服装,不仅可按本人喜好样式设计制作,而且独一无二,所以非常渴望结婚时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缝纫机。

那年代购买家电等紧俏大件商品凭票供应,我们时常逛大商场,家电大件赫然在列,看得眼馋苦于无票,可望不可及,每次都迟迟吾行。单位因票源紧缺,规定按申请人登记先后顺序不定期发放此类票券,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等每人限选一款登记。我不露声色在单位申请登记了缝纫机票,期盼票券早日到手,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

我俩恋爱两年后登记结婚,正忙于操办婚事,梦寐以求的缝纫机票如期而至,妻子大喜过望,兴高采烈将缝纫机作为结婚嫁妆。这是一台飞天牌缝纫机,棕色大翻板,机头由乳白与橘红双色合成,相得益彰,美观大方,单价179元,当时我们每人的月工资都还不到50元。

当年我个高偏瘦,买衣裤长短合适时,胸围、腰围就显肥大,无法买到合身衣裤。妻子在新婚蜜月,特意为我量身定做了一套衣裤。记得那次妻子正踏着缝纫机,全神贯注制作衣服,我抓住了这一

温馨、甜蜜的画面,特意拍摄了一张情深意切的照片。

新婚后第一天上班,我穿着妻子精心制作的浅色华达呢青年装上衣,深灰色带隐条笔挺的确凉裤子。同事们见我容光焕发,纷纷赞不绝口,我心里美滋滋的,甭提有多高兴了。

当年我们的婚房是筒子楼,没有空调,盛夏来临楼内奇热无比,推开房门暑气蒸人,椅席炙手。我俩都在学校工作,每年暑期妻子与缝纫机为伴,在吊扇吹拂的微风下,不时擦着汗,裁剪、缝纫、熨烫制作完成十几件大大小小的衣裤,既有我们一家三口的,也有双方老人及弟弟、妹妹的。尤其是儿子出生后,里里外外衣裤,均由妻子一手包办缝制完成,直至上小学穿上校服、校服裤,工作量才有所减轻。那时家里仅有的一个房间,每到她做衣服,沙发、写字台、床上摊满了布料,而湿毛巾、卷尺、裁剪刀、电熨斗、半成品衣等摊放在整个餐桌。

若干年后,家附近开了大型轻纺市场,尽管那里的商品质量参差不齐,但货比三家,总能淘到价廉物美的衣裤,妻子就很少再自己做衣服了,缝纫机大多时候闲置家中。

再后来,电商网购的出现如同沧海桑田,冲击着人们传统的消费观念,网上商品层出不穷,应有尽有,无须出门即可送货上门,快速便捷。至此,家中只是偶尔有一些修修、改改的零碎活在缝纫机上完成,几次想将缝纫机处理掉,但实在不舍,毕竟其中饱含了那时的情怀与满满的回忆。尽管平时使用次数不多,但每次都能勾起对那难忘岁月的回忆,传承着那个年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家庭的温馨和睦,夫妻间的心心相印、相濡以沫的情意,随着岁月流逝更加醇厚。